

有哪些好看的重生小说？

「你替她坐牢，我娶你。」

我重生在太子让我给姐姐替罪的那天。

眼前的太子赵乾，依旧一脸诚恳地说着那句前世最让我心动的话。

他瞟了一眼站在不远处的姐姐，低声劝慰我：「你知道的，以你的声名，和你姐姐的脾气，断无可能入我东宫。因此，眼下替罪，便是一个绝好的机会。」

我和姐姐是双生子，东洛人认为双生子不详，按照习俗，后出生的那个孩子将会被处死。

但因我娘怀着我们时，曾有高僧断言，她腹中孩子六岁那年有一大劫，熬过之后，便是母仪天下的命格。

于是我侥幸留下一命，作为姐姐的替身，被送往寺庙苦修祈福。

再后来，又作为姐姐的影子和陪衬，以相府二小姐的身份存活于世。为了不让我做抢姐姐风头的事，他们不仅不让我以真面目示人，还传出许多不实的言论。

因此，我这相府二小姐的名声极差。

前世，太子是唯一见过我真实面目，知晓我真实身份，却不曾流露半分厌弃的男子。我倾心于他，所以在他说会娶我的那一刻，我赴汤蹈火，甘之如饴。

可到最后才知，他从未想过保全我。待我不一样，不过是因为我与姐姐拥有同样的美貌，姐姐骄纵，我则顺从于他，他想享齐人之福。

想到这里，我忍住心中的恶寒，顺着他的话问：「什么机会？」

我瞟了一眼我的姐姐，此刻她正一脸冷漠地看着浮在池塘水面的女尸，余怒未消。

死的是太子东宫里的一个侍女，对姐姐不敬，片刻前，被姐姐推下池塘。

我当时就站在她们对面，眼见着那婢女一声尖叫，头磕在了一块突出水面的石头上。甫一落水，鲜血便染红了周边的池水，连挣扎都没有，就一命呜呼了。

随后，我就被太子拉进了假山洞里，开始了他的替身游说。

大抵我的反应过于平淡了，他犹疑了一下，又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：「你替你姐姐坐了牢，她势必会心存愧疚。等你出狱后，我再给你安排一个新的身份，纳你入东宫的事，便水到渠成了。」

我姐姐怎么可能心存愧疚？

前世我在狱中，就是被她折磨而死。

原本，她身为相府大小姐，美貌，才名都享誉京都。

可她偏偏嫉恨我比她聪慧，害怕那些出自我之手，替她打造京都第一才女人设的事，被世人所知。

加之太子又对我青眼有加，为避免我分去太子对她的宠爱，所以她在我替罪入狱之后，对我百般折磨，将我虐杀。

然而知晓内情的太子，以及我那贪图荣华的爹娘，为了不影响相府和东宫的联姻，一致对外宣称我是畏罪自杀。

如今重活一世，那些血债，我要一分一毫地讨回来！

我垂眸，隐藏恨意，佯装害羞道：「你虽贵为太子，可也是我的准姐夫，我进东宫，要过的可不止姐姐那一关。口说无凭，你总得给我一个凭证，我才好取信于人不是？」

似乎没料到一向对他言听计从的我，会说出这样的话。

太子怔了怔，从腰间扯下他的贴身佩饰递给我，不耐烦道：

「快点，人已经朝这边聚集过来了，你再不出去，你姐姐就无法脱身了。」

我将那枚刻有他名字的玉佩攥在手里，从他手里接过姐姐的披风系上道：「殿下先带姐姐离开，我这就出去。」

他立即转身出了假山，带着姐姐匆匆忙忙绕道去了池塘另一边。

从始至终，我那一母同胞的双生姐姐，都未曾看过我一眼。

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二小姐杀人了。」

我刚转出假山，姐姐的侍女小菁就一边跑，一边喊开了。

2

像前世一样，他们众口一词，指认我顽劣，偷穿了姐姐的衣服，冒她的身份，和死者起了冲突，将人推入水中，致其死亡。

我站在人群中央，第一次没带面纱，接受众人的批判。

有人在说，这二小姐，虽与太子妃长得极像，心肠却如此歹毒，杀人害命的事都做得出来。

有人附和：你没听说吗？她打小因身体不好，被送去寺庙祈福几年，乡野之地待久了，回到相府后，顽劣的性子就改不了。小小年纪，就把身边的丫头责打的下不来床……

我瞟了一眼正在皇帝跟前，哭喊着跪拜着的爹娘，他们也是同样的说辞，小女顽劣，管教无方，恳请陛下重重责罚。

我冷心至极，姐姐推杀仆婢一事，他们明明就瞧见了。太子要我顶罪一事，也与他们通了气的。身为父母至亲，不仅没有丝毫犹疑，还能这般义正言辞将我置于死地。

而真正的罪魁祸首，此刻真伤心欲绝地靠在太子肩头，梨花带雨地埋怨是她做姐姐的失职，才让妹妹做出这等伤天害理之事。

那一刻，我彻底看清，我在他们眼中就是一颗随时可以舍弃的棋子。

按照东洛律例，无故责杀仆婢，杖三十，刑监禁一年。

而那天是皇后的诞辰，皇帝盛怒之下，严令刑罚加倍，当众杖责六十，刑部死牢监禁三年。

杖责六十！这于一个女子来说，不仅仅是耻辱的问题，而是攸关生死的事。

可满园子的人，包括我的爹娘，都只是冷漠地看着内侍抬来春凳，押着我准备行刑。

我平静地躺在春凳上，余光看见六皇子赵琅急急忙忙朝这边跑来了。

前世，我就因着他那句「慢着，父皇，儿臣有要事禀报」，免去了这顿杖责，直接下狱。

我虽不知道他奏报的是何事，但他帮了我是真的，与太子就此结下梁子也是真的。听说后来，太子甚至构陷他通敌谋反，在我冤死狱中之前，他就被秘密处决了。

这一世，我不想再拖累他，在他开口之前对皇帝说：「皇上，臣女有错，甘愿受罚。但臣女推杀那个婢女，事出有因，并且

事关社稷，恳请给臣女一炷香的时间，待我禀明原由，再处罚臣女也不迟。」

六皇子先是一愣，随即顺着我的话说：「是啊，父皇，相府二小姐再顽劣，也是一介女流之辈。养在深闺的女子，莫说杀人，就是猫猫狗狗也倍有怜悯之心。依儿臣之见，就听听她想说什么。不然等这几十板下去，怕是连活命都难，若真有冤屈，岂不是覆水难收。」

他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我的爹娘，以及我姐姐和准姐夫太子殿下，不站出来求个情，就说不过去了。

最终，皇帝准了我的请求，遣退众人，将婢女尸体抬到凉亭外。

我跪在台阶下，指着与我并排的尸体道：「她是北胥间者。我与她争吵时，拉扯间，看见了她左肩处有一枚印记，与臣女前些日子听到说书人描绘的一样。」

「不光如此，我还看见她偷偷摸摸的想将一个布包，埋在这个亭子脚下。我打断她后，她急急忙忙奔到湖边，将布包扔进了池塘里，我们拉扯间，才致其失足落水的。」

我话音刚落，站在皇帝身后的侍卫，便在皇帝授意下来查验死者身份。谁知，刚一拉开死者的衣襟，一块玉佩掉了出来。

待侍卫看清上面刻的字，立即吓得变了脸色，慌忙拉开死者衣衫，查验了印记，朝皇帝点点头，又垂着头将玉佩呈给了皇帝。

内侍喜良公公也认出了那是太子的贴身之物，瞧见皇帝神色不对，尝试宽慰皇帝：「此人既是北胥间者，又已混进东宫为太子房中侍婢，太子殿下这贴身之物，她能拿到也不奇怪。奴才这就叫人去打捞布包，布包里的东西，说不定大有文章。」

皇帝将玉佩扣在桌上，沉着脸应了。

几个太监得了令，拿了竹竿去池塘，很快就寻到了我说的那个布包。

一个太监当着皇帝的面打开布包，里边黑乎乎一片，已不剩什么了。但他凑在鼻尖一闻，便有了论断：「皇上，是硝石粉和硫磺的味道，这里边应该装了火药。」

皇帝沉声道：「此事谁都不要外传，尸体尽快处理掉。」

喜良公公看了我一眼：「那这二小姐？」

「让她待着，朕还有话要对她说。」说罢，他扶额闭目，显是累了。

3

宫人和侍卫都退下了，只余我一人跪在那里。

我知道皇帝不是累了，而是心绪不宁，一种来自上位者的疑心。死者刺客身份已坐实，他当然不会相信，太子的玉佩出现在刺客身上是偶然。

毕竟，若今日刺客得手，顺利继位的就是太子了。

我低着头，唇角噙着笑。这效果，一石二鸟，远超我预期。

我原本只是想把死者伪装成刺客脱身，顺带让太子尝一尝栽赃的滋味。不曾想，还有意外收获。

婢女身上的印记，是侍卫在打捞时，扯开了死者衣衫，我看见的。那种印记，我前世时在刑部死牢里，曾在北胥间者身上见到过。

北胥向来与东洛敌对，假托说书人之口，既显得我天真无邪，又有对北胥间者同仇敌忾的一腔少年热忱，更能让人信服。

而布包却是我编造的，因为知道不管我同不同意，太子和姐姐的人都会栽赃是我将人推下水的。

所以，我从自己中衣上扯下一块绢布，隐藏身份从一个宫人那里借了个火折子，取出里边的东西将布涂了个遍，系成一个小包状，掩进了池塘边的草丛里。

中衣的绢布，布料普通且常见，没人会怀疑到我身上。

而火药与火折子里盛放的东西，许多成分都是一样的，任谁查验，都会与火药联系起来。

皇帝说：「这婢女既是北胥间者，你既误打误撞识破了，这事就交由你查清楚。」

他对太子起了疑心，但事关重大，显然不想让过多的人知道。

「皇上想知道什么？」

「她从何而来？又如何进到东宫在太子身边当差的？还有这玉……」他话说到这里停住了，起身将玉佩递给了我。「找个机会，看看太子是如何丢了这块玉的？」

我知道，他是想说，查一下这玉到底是那婢女偷拿的，还是太子亲授的。

太子是他的嫡子，虽坐上东宫之位不久，但他身后还有皇后一族。在没有确凿证据前，皇帝不会随意跟他们翻脸。

眼下他无法言明心中所想，避免授人以柄。

之所以挑中我，不过是因为我是一个在世人看来，还只会顽劣的小丫头。又即将成为太子的妻妹，这身份，有太多便利。

若我能查出于他有用的证据固然是好，倘若查不出，或事情败露，他也好置身事外。

我叩首道：「臣女领命。只是……」

「只是什么？」

「臣女身份低微，若查到什么，如何将信传于皇上您？」我需要有一个身份，一个不限于可以自由出入太子所在的场所的身份。

皇帝说：「这好办，你姐姐都已与太子定亲，你只比她小一岁，也到了适婚年龄了。朕就赐你一块飞凤玉，这样你就可以随时递牌子入宫了。」

飞凤玉乃是皇家儿媳身份的象征，皇帝是在给我吃定心丸，尽心尽力替他办事，好处在后头。

这太让我意外了，有了这块玉，我行事会方便许多。我一脸欣喜地谢恩：「谢皇上恩典！」

他亦甚是满意，着宫人领我去宫宴。

见我全须全尾被宫人领回到宫宴上时，座中人都惊呆了。

皇帝也是个会来事的，不仅让喜良公公在宴会上将飞凤玉赐给我，还特意说明我诛贼有功，先前的处罚尽数取消，赐飞凤玉以示安慰。

这话说得太巧妙了：诛贼，诛了什么贼，是否就是死者，跟太子有关还是无关，都给人们留下来无边遐想。

一箭双雕，既有敲山震虎之效，又能引蛇出洞。心中有鬼的人，势必会有所行动。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。

六皇子先是一愣，接着遥遥朝我敬了杯酒，太子和姐姐神色复杂，其他人则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

很快，传言四起，说皇帝有意将我和姐姐一同赐给太子为妃，姐妹共侍一夫，真乃佳话。

当然，这只是场面话，背地里指不定怎么戳宋丞相的脊梁骨呢。

这可气坏了姐姐，宫宴一结束，回到相府，我刚下轿，还未站稳，她就甩了我一个巴掌。

「宋江烟你这贱人，可真是好本事。我尚未出嫁，你就已想好法子要爬自己姐夫的床了？」

4

我看了一眼我那欲言又止的爹娘，冷笑一声道：「今日在宫廷内，光天化日之下杀人的可是姐姐你。不管我使了什么法子，我顺利洗清罪名，就等同于帮了姐姐你。不然，就你们这种任我自生自灭的态度，等我进了那刑部死牢，保不齐就把事实说出来了。」

我爹神色一动，大喝一声：「胡说什么，竟然攀诬自己的姐姐？」

姐姐却不以为意，满脸嘲讽：「少在这威胁我，你的话，又有谁会信？」

我不理她，打蛇打七寸，我爹之所以维护姐姐，是因为她是与东宫联姻的重要棋子。

我踱步到他跟前，直直地看着他道：「今日之事，说与太子的人，他们自然不会信。可奈何他身在高位，兄弟又多，如今又要与相府联姻，眼红的人多了去了。自古皇子夺嫡，惨烈的、无中生有的事说不胜数，姐姐又这般不注意言行，爹爹你说，这事有没有人信？」

不仅有人信，还会上赶着就此事大做文章。姐姐骄纵的性子，势必会替东宫和丞相府招来祸患。

我爹身为当朝丞相，在庙堂上浸淫多年，千辛万苦才与东宫达成联姻，自然能晓我这番话的厉害。

他看了一眼盛怒的姐姐，到底舍不得自己精心培养多年的大女儿。

又深知我眼下得了皇帝青睐，不能像往常那般对待了，只得强忍着怒气打圆场：「江烟你说什么气话，你是清乐的妹妹，亦是丞相府的嫡亲二小姐，咱们自是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今日之事，你做得甚好。」

说着，用手拐了拐站在一旁的母亲，她一张脸瞬间堆了笑：「是呀，是呀，你与姐姐一母同胞，是这世间最亲近的人了，就别再使小性子了。」

宋清乐第一次遇见爹娘不帮着她，还破天荒地与我陪好话，气得跺脚，眼见着一巴掌又要朝我呼过来，却被我架住了。

她哭喊着，不依不饶：「爹，娘，你们在说什么呢？宋江烟不要脸，意图抢我夫婿，分我宠爱，你们还要我当她是妹妹？」

我一把甩开她的手，将我的飞凤玉悬在她眼前道：「你看清了，我如今身份与你一般，都是皇家未过门的儿媳。皇上可说了，诸位皇子任我挑选，姐姐若再不收敛，我倒是不介意与你一同入东宫。」

她瞪大了眼，伸手就要来抓我的玉，我侧身避开了，她恶狠狠地喊：「得意什么，我才是皇上亲封的太子妃，正妻。你即使嫁进东宫去，也只能是妾。」

我说：「那没关系，反正你我都是相府的嫡小姐，到时就比谁的肚子争气，率先诞下皇孙，母凭子贵。不过姐姐这般气盛，怕是容易气坏身子。」

皇后都能被废，更何况太子妃。

我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，宋清乐这下气炸了，不管不顾地扑过来就要与我撕扯：「贱人，这样的话你都说得出来，真不要脸！」

我先前被送去寺庙那几年，也跟着寺里的武僧练了几年拳脚，后来回到相府，也不曾荒废过。像宋清乐这样的女子，再来十个我也不带怕的，轻轻松松就将她掀翻在地。

这让偏心的丞相和夫人对我的忍耐到了极限，丞相大声喝道：「宋江烟，反了你了，竟敢对长姐动手，来人，将二小姐带去祠堂行家法！」

他话音刚落，几个家仆立即将我围住。

就在这时，管家急匆匆自门房那边过来，对着丞相就是一阵耳语，他变了脸色，一边伸手制止了家仆们的动作：「还愣着干什么，把大小姐扶回房去。」

宋清乐极不情愿，打掉了去扶她的丫鬟的手。

丞相急了，推了一把丞相夫人：「祖宗，你今日闹得够大了，赶紧回房去吧，宫里有人来了。」

丞相夫人闻言，立即上前，将宋清乐连哄带骗弄走了。

她们前脚刚走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：「丞相莫急，长珏此番前来，不过是想与故友叙个旧罢了。」

5

我一回头，就看见六皇子赵琅正朝我们走来。

他已换下朝服，一袭天青色袍子，墨发玉冠，五官挺拔俊秀，身量颀长，脸上带着温柔的笑意，真真是陌上人如玉，公子世无双。

看得我一愣，之前我怎么没发现，赵琅竟然这么好看。

丞相立即走下台阶相迎，赵琅却朝我走过来：「阿满，那年长堤一别，一直以来我都在苦苦寻找。今日宫廷一见，才深刻体会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」的妙处。」

丞相闻言，满脸惊疑：「殿下与江烟是旧识？」

他笑着答：「不，赵琅与二小姐是今日初见，但赵长珏和福满是江湖故友。」

的确如此，福满是我在寺庙时，我师父给我起的小字。而长珏是六皇子的小字。

幼时在寺庙，生活虽清苦，每日课业也十分繁多。但有师父宠着，师兄们纵着，自是也惯了的。

所以初回丞相府，受不了种种约束，时常府里人不注意，就偷偷偷来了发翻墙出去玩。逛夜市，看花灯，买茶果，顺带路见不平拔刀相助。

第一次见赵长珏，便是在万兴十二年的上元节。

那年赵长珏因莲妃娘家人带队南安国使臣队入东洛京都朝贺，得了皇帝恩赏，准许他出宫在国宾馆小住，陪伴母族亲人。

上元节看花灯时，他领了几个小太监，沿街游花灯时，被一个小乞丐抓走了腰间的玉佩。

我翻墙出来时，正撞上他们将小乞丐围在巷子尽头，逼问玉佩下落。我以为是恃强凌弱，想也没想，叫了声住手。

就这样，他们以为我是小乞丐的同伙，我以为他们是纨绔子弟，两两相见，不由分说，扭打在一起。

我虽说会些拳脚，但那些小太监也是陪着赵长珏上过武课的，结果可想而知，谁都赢不了谁，谁都不肯服输。

就在我们僵持不下时，小乞丐趁机跑了，赵长珏气得大喊：「还我玉佩，那是……」

他被我缠住，脱不了身，只得一把拽住我头发，冲小太监们喊：「你们快去追呀，若玉佩丢了，我们谁都讨不到好！」

这下我听明白了，小乞丐偷了他的东西，只得一边护住头发，一边问他：「那小乞丐偷了你的玉佩？早说嘛，我以为是你们仗势欺人，寻乐子呢。」

他也听明白了：「你俩不是同伙？」

我点点头，他松开了手，我也松开了他的衣襟，拍了拍手道：「虽然我跟他不是同伙，但是我对他们颇熟，知道他们如何行货销赃。叫他们别追了，玉佩早就不在他身上了。走吧，我帮你把玉佩找回来。」

先前，我因着好打抱不平，认识城中不少乞丐，也听说了他们不少事情。像是玉饰这种大货，基本就是一转身，他们就交给同伙了。

赵长珏叫住了他的人，但是却没有要跟我走的意思，他乌黑发亮的眸子里满是疑虑。

「阻挠我们追问玉佩下落的是你，说要帮我们找玉佩的也是你，我如何信你不是在拖延时间？」

我双手作揖，向他行了个礼：「我本想将功折过的，你不信我也没关系，那我只能敬个礼，向你致个歉。不过，那玉佩既然对你十分重要，我得提醒你一句，就这会儿功夫，你的玉佩早就被摆到能销赃的某家货栈柜台上了。若再晚一点，玉佩可能就被送出京都了。」

赵长珏修眉紧皱，「不可能，城门这会儿已经下钥了，按照我朝律例，观花灯的外城百姓，也只能在城中留宿。」

我说：「你也知道只是百姓不能出入，京都数万人家，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明早的鱼市猪市炭薪市总得正常营收吧。言尽于此，祝君好运。」

就在我转身要走的时候，赵长珏叫住了我。

随后我带着他，走街串巷，经历了大晚上折腾，最终帮他把玉佩找回来了。

因为耽误了我看花灯，他请我在京都最好的观景楼里，包了个上等雅座，吃小食，看满城花灯如星火绵延在整个护城河两岸。

6

那晚我们谈了很多，互通了姓名，福满和长珏，但都隐瞒了各自的真实身份。我知道他会骑马射箭，且精于狩猎。他知道我拳脚过硬，能在同龄人中以一敌十。

于是，我们约定互相教对方自己擅长的。我跟他学习骑马射箭，他跟我学习武僧拳脚。

他在国宾馆小住的那段日子，我们每天晚上都会见面。后来他回宫之后，能出来的次数少了，但每次出来，定会与我一见。

直到后来，我为了太子，主动断绝了与他的会面，便再也不曾见过。

想必前世，他也是在宫宴上一眼就认出了我，于是出手帮我，以致引火烧身，惹恼了太子。原本他母妃出自异邦属国，母子

在宫廷势弱，他也无心夺嫡之争，完全有可能苟安一世的。

此刻，瞧见他看我的眼神，满是失而复得的欣喜。他对我的心意，不言而喻。

我十分不安，眼下局势不明朗，害怕他再次被牵扯进我与太子的恩怨中。

丞相还在追问，何为江湖故友？

他看了我一眼，笑着答：「幼时我随母妃，去相国寺祈福，曾与阿满一遇，并且切磋了一番武艺。故此称她为江湖故友。今日，我想邀她出府一叙，可否？」

丞相老奸巨猾，自是看出赵琅对我有意，他巴不得呢。

我也想趁此机会，与赵琅划清界限，免他受我牵连之苦。

赵琅的意思却与我相悖，不仅带我去了几年前，我假托家中父母给我定了亲事，要与他断绝来往的金池长堤。

还毫不掩饰地吐露他的心声，他说，「那日你说家中父母已将你许亲，我整个人都如坠冰窟。待回过神来，你已走了，往后每次出宫，都在四处打探你的消息。不为别的，只想知道你嫁了什么样的夫君，过得好不好。」

这话着实让我十分愧疚，前世我深陷与太子的纠葛，不曾想还有这样一个男子这般惦念着我。突然，一个念头闪过，我问他：「我今日闯了那么大的祸，众人都避之不及，殿下为何还要帮我说话？」

他看着我，目光灼灼：「别说是帮你说话，就是要我替你受杖责，下刑部死牢，我也是愿意的。」

这话印证了我的猜想，也许前世他惹恼太子，不仅是因为他在我出事那天帮了我。

依着他的性子，很可能在我下狱之后，还想把我从狱中救出来。因此触及了太子的利益，才会被构陷，遭赐毒身死。

这一世，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再连累他了。

只得后退一步，避开他的视线，侧头看向江面：「正如殿下所说，我不过是你一个江湖朋友，你不必如此。」

他扳过我的身子，正色道：「不，阿满，你不一样。我虽贵为皇子，但因母妃是异邦人，打小在宫里，宫女太监没有人正经拿我当主子，兄弟姐妹们也从未拿我当过亲人。」

「母妃教导我，要懂得讨好他们。那是她在宫里处事的原则，她从不贪求父皇的宠爱，更不允许我抢兄弟们的风头。饶是如此，父皇即使偶尔来母妃宫里住一宿，我也会被他们在背地里欺负好久。正因如此，你对我的倾心相待，才那么难能可贵。」

这事我记得，初见的那一晚，他就曾问过我，他并非纯种汉人，我还要与他交朋友吗？

我就反问他，倘若我身份低微，且身患顽疾，你还会与我交朋友吗？

他说会。

我说那就对了，真正的朋友，跟出身、血统、长相、地位统统没关系，只要两人是真心相待，互相赏识就行了。

我没想到，就那一番话，触动了一颗心。

我狠下心道：「殿下，一样的，在我心里，你和我在京都街头认识的那些三教九流的朋友没有什么不同。不管怎么说，今日之事，多谢你还念着旧日交情，对我施以援手。往后再见，江烟不希望你再提及阿满一事，毕竟我身为相府二小姐，与男子私下相交，会累及声名愈发不堪。」

见我要与他划清界限，他有些措手不及，俊秀的脸上，满是惊愕。

听见我说「殿下，时候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」又立即伸出手来，攥住我的衣袖问：「阿满，你这般急于撇开我，是否真如传言那般，想嫁给太子？」

像是害怕听到肯定答案，不待我说话，又急忙说：「都怪我先前懦弱，碍于我的身份，没能早点向你表明心迹。倒不是我觉得自己身份高贵，而是我无法像其他皇子那般，有人替他在父皇跟前求娶喜欢的人。故而觉得无论你是平民，还是富贵之家的小姐，我都没办法给你好的庇护。」

「可是阿满，你知道吗？得知父皇要赐你飞凤玉，又没有指明要将你许给哪个皇子时，我就觉得，我的机会来了。阿满，给我点时间，我会证明给你看，太子不值得你托付终身。」

我看着他，千头万绪涌在心头：太子府中出现了北胥间者，前世赵琅就是以里通外敌的罪名被赐死的。是否就是因为他追查到了那个北胥间者，牵扯出了幕后之事，才被构陷身死的？

眼前的赵琅，分明已经掌握了一些信息，我仰头看向他：「阿满最终嫁谁，也不是我能决定的。不过殿下说的倘若属实，也烦请告诉我一声，毕竟事关我姐姐的终身幸福。」

他神色复杂，半晌方说：「阿满，相府与东宫联姻一事，比你想象的复杂，若能置身事外，就不要掺和其中。」

7

皇帝在宫宴上的那招引蛇出洞，让太子坐不住了。

隔天，他就来丞相府了，先是在姐姐那边应付了一番，又到我住的小院里来了。

彼时，我正靠在凉亭的围栏上，想怎么才能从赵乾那里查到我要的信息。

余光中瞥见太子急匆匆而来，立即端了鱼食，抓了一把投在湖里，依旧装出前世他最喜欢的温柔天真的模样。

「烟儿，昨日之事，让你受委屈了。」他一脸心疼。「好在有惊无险，父皇说你诛贼有功，还赏了你飞凤玉。只是烟儿，这贼，指的是？」

我心里呵呵一下，我还没开始，他倒先来套我的话了。这一举动，无异于此地无银三百两，证明北胥间者的身份，他是知情

的。

我换上一副小可怜的表情：「我没什么，只是当时听到皇上要加重刑罚，杖责六十，就害怕了。所以就谎称我看见那婢女偷东西了，皇上命人搜过她的身，许是她身上真的有不该有的东西，因此才放了我。太子哥哥，那婢女在你东宫当差，你今日回去后，一定要着人查看一下，丢了什么东西。」

我这番话，将皮球踢给了皇帝，太子忍不住惊出一脑门子汗，喃喃道：「原来如此，那我回宫后一定查验一番。」

「还有这玉佩，每个皇子只此一枚，太子哥哥也一并收回去吧，不然被人察觉，容易引人误会。如今我有了飞凤玉，想入东宫，姐姐也拦不住了。」我仰头，一脸天真地对他说。

玉佩肯定是要还他的，一来可以避免他日后怀疑我就是拿这玉做的文章，二来皇帝那边问起来，我可以胡诌已经试探过太子了。

太子脸色变得更难看了，想必宋清乐已经因为昨日我说要入东宫一事，跟他闹过了。

我就是故意刺激他的，毕竟宋清乐是皇上亲自下旨指给他的正妃，真闹翻了，对他来说并不是好事。

太子走后，我便乔装跟了上去。有皇帝的引蛇出洞在前，我又加料在后，他一定会有所行动的。

果真，他出丞相府后，没有回东宫，而是换了一顶寻常布轿，在街市饶了几圈，才径自去城西福禄桥附近的一家南曲会馆了。

他进大堂后，就上了三楼。

我等了一会儿，也跟着上去，却被会馆的人拦住了。说是今儿楼里头牌有贵客包场，不接待外客。

我想了想，去不远处成衣铺挑了一件新衣，又折回那家会馆，以宋清乐的名义，要求见太子。

会馆的人起初还在遮掩，我却一口咬定，太子和我约见之地就在这里。

很快，有太子的人在远处匆匆瞥了我一眼，去回禀了赵乾，随后我就被领进了一间屋子。那人说：「清乐小姐，殿下正在会客，烦请你在这等一会儿。」

我当然不会等，依着宋清乐的脾气，就更不可能等了。

我厉声叫住他：「站住！我在前街沈氏成衣铺瞧衣服，远远地就瞧见太子和你进了这家会馆。先前会馆的人说这里的头牌被人包场了，太子现在会见的客人，不会就是这儿的头牌吧？」

太子身边的人，应当都不是第一次见到宋清乐发脾气，他抹了一把额头的汗道：「自然不是，殿下见的是男客。」

我一巴掌给他甩过去，冷笑一声：「你当我是傻子吗？有谁会南曲艺馆见男客？带我去见太子，不然让你吃不了兜着

走。」

他一脸撞见猪队友的表情，进退两难。

正踌躇间，太子又差了另外的人来，站在门口对我说：「殿下请您过去。」

我理了理裙摆，趾高气昂地随他一道进了一个雅致的房间。一个容色上乘的女子，正在外间拨弄着一方古琴，琴声淙淙，如流水一般温润细腻。

内间靠窗的位置，一张乌木桌案两端，分别跪坐了太子和一个陌生的男人。

我尚未站定，那人就站起身来，冲我道：「就是你杀了我心瑜妹妹？」

8

我这才看清，此人身量十分高大健硕，虽穿了汉服，但言行举止丝毫不像中原人。看这样子，他与宋清乐此前也不认识。

我装作被吓了一跳，往太子那边靠过去，眼带惊惶：「他是谁？心瑜又是谁？」

太子一把揽过我的腰道：「心瑜便是你昨日推进池塘的婢女，这位是他的堂兄。」说罢，又转头对那男子说：「她虽骄纵，但是胆小，王爷可别吓着她。」

语气轻松揶揄。

哈哈，那人仰头大笑，又回到座位中去：「我早就跟皇兄说过，中原女子善妒，太子的正妻乃是宋丞相之女，金尊玉贵的大小姐，尚未过门，岂能容下心瑜这丫头。清乐小姐亦不要怕，小王并没有兴师问罪的意思，在草原，能为心爱之人与人大决斗，是值得钦佩的。」

草原，王爷，我心底一惊，看着眼前人的年龄，三十上下，莫非就是北胥几单王爷。他对宋清乐并不排斥，说明太子与北胥人的勾当，丞相也参与其中。

那婢女是北胥送进东宫，与太子联姻的，宋清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凭着直觉，将情敌扼杀在摇篮中了。

很显然，那个婢女的死，太子已归咎为女子之间争风吃醋，加之死的只是堂妹，这位王爷也没放在心上。

我看了一眼太子，他也在看着我，稳了稳心神，小声对他说：「太子与王爷既然有正事要谈，那我还是去刚才的房间等着。」

宋清乐向来只擅长争风吃醋，对其他的皆不感兴趣，依着她的脾气，更屑在这跟一个看不上眼的人虚与委蛇。

看这架势，我在这里也探听不到其他事情了，走为上策。

太子却一把攥住我的手道：「不用，就在这坐着。我今日来，就是为心瑜的事跟王爷赔礼道歉的，事已经谈完了，就剩下喝酒听曲了。」

他话音刚落，就有人添上了一副碗筷，和一壶果子酿。他给我斟了一杯道：「来，你我敬王爷一杯。」

我看着那杯酒，有些迟疑。

宋清乐虽不好酒，但与人陪上三两壶果酒不在话下。可我却沾酒即醉。

前世和太子第一次见面，就是因为偷喝了几口厨房做汤菜用的米酿，在花下酣睡，被太子错认为是宋清乐。

我酒后胡言，说漏了自己的身份，自此，也入了太子的眼，每逢来丞相府，都会给我捎上一些小物件。

一来二往，我便倾心于他了。

「怎么？你不是最喜欢梅子酿吗？」太子见我晃神，又开口了。

我转了转眼眸，举起酒杯道：「王爷，中原有句话叫一笑泯恩仇。喝下这杯酒，前尘往事，恩怨皆消。」

一杯酒下肚，我脸上犹如火焰在腾烧，我低着头，假装没看清，打翻了酒壶，红色的液体，顷刻间撒满了我的裙裾。

太子见状吩咐外间弹琴的女子：「带她去清理一下。」

我一边起身，一边说：「不用了，我再去沈氏铺子那边挑一套新的就成，再说，玉倩还在那儿等我呢。」

谢玉倩是礼部左侍郎的女儿，与宋清乐是闺中密友。

太子深深看了我一眼说：「还是让听琴带你去清理一下，待会儿我送你回府。」

我已头晕目眩，腹中也是翻江倒海，于是只得跟那歌姬走了。

去她房里后，她亦取了一套新的衣裙给我，我没换，只是吩咐她道：「你先回去，我要休息一会儿。」

歌姬领命走了，我等脚步声远了之后，起身想偷溜出去，谁知刚走了几步，就看见太子正与几单王爷告别。

看样子是真的要送我回相府，那岂不是要被宋清乐抓个现行，我慌乱间转过一个拐角，却被人拉进了另一间房。

我一回头，就看见了赵琅风光霁月的笑脸，他朝我嘘了一声，替我系上了一件玄色披风。

「你怎么在这？」我小声问他。

他摆摆手没说话，示意我听外边的动静。

太子在问听琴：「人呢？」

听琴答：「方才还在这儿的。」

太子有些恼：「还不赶紧去找！」

脚步声渐渐朝我们这边靠过来了，我脚有些软，往赵琅那边靠了靠。

他温言安慰我：「别怕，有我在。」

我没怕，我只是有些醉了。我仰头，想说话，发现舌头已经不听使唤了。

这时，门开了，他将我一把搂在怀里，下巴抵着我的额头，开口说话时，呼吸也洒在我的脸上。「二哥，好巧，你也来这听曲儿？」

太子顿了一下，哈哈一笑：「是啊，真巧，六弟也喜欢听这的曲子，看来二哥来得不是时候，不知令六弟倾心的是哪位姑娘？」

说着，他进了屋。

赵琅笑着，将我捂得更严实了：「她不是楼里的姑娘，但确实确实是令弟弟心仪许久的姑娘。方才贪杯，这会儿有些醉了。原本我与她尚未定下婚约，又在这种场合相见，于她名声有损。二哥，改日，改日定带她登门拜访。」

太子依旧不肯罢休：「今日让二哥见见，若才貌家世真与六弟你相配，那二哥做主，替你向父皇请旨赐婚。」

「当真？」

太子刚想答话，门外响起宋清乐的声音：「听琴，殿下呢？」

待瞧见太子，又说：「方才去了趟沈氏成衣铺，玉倩来时坐的我的马车，殿下既要送我回去，我便吩咐车夫先将她送回侍郎府了。呀，六殿下也在这里。」

这话让我忍不住一抖，宋清乐的话，不仅无缝衔接了我顶替她一事，而且她在帮我说话。

赵琅轻拍我的背，谈笑风生地向她问好。

太子说：「既是如此，那就走吧。六弟，改日再聊。」

他们走后，我从赵琅怀里挣脱出来，问他：「宋清乐是你找来的？你和她说了什么，她竟会帮我解围？」

9

赵琅走到桌旁，斟了一杯茶递给我，「也没说什么，就是告诉她我倾心与你，与她达成协议，娶你过门，断了你进东宫的念想。」

这倒是合乎宋清乐的性子。

我接过茶，直视着他问：「听琴也是你的人？」

不然房中发生了什么事，说了什么话，不会这么快就传出来了。太子与北胥人见面这种事，他都不避讳听琴，足见这步棋埋的时间之久。

赵琅点头，他看着我说：「太子的事，我先前只是暗查，今日是头一遭与他面对面。因为知道，倘若我不出面，他今日不会

让你出这个门。阿满，你相信我，为达目的，他什么都做得出来。」

言下之意，太子很可能已经识破了我的身份。可他这举动，无异于暴露了自己，太子绝不会相信他只是在这和姑娘私会。

我看着眼前的赵琅，有些不知所措，我查太子，是为了报仇。想让他避开太子，是因为知晓前世他没斗过太子，最终惨死。

如今，他不仅牵连其中，还涉足颇深，并且还公然和太子撕破脸了。

我想了想，踱步到桌子的另一边坐下，问他：「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你想要什么？」

他犹疑了一下，「比你想象的早，我跟你说过，我因出身打小备受欺凌。母妃要我低头，苟且偷安，但我明白，在他们眼里，我就是伏在他们脚边做一只狗都不配。所以，阿满，我做梦都想放手一搏。」

他想夺嫡的意思，再明显不过了。可联想前世他被赐毒身死，我忍不住提醒他：「太难了，殿下。」

他的母妃，是南安战败，送往东洛求和的质子。质子诞下的皇子，想在东洛继承大统，太难了。

即使皇帝眼下对太子心有疑虑，可他还有那么多儿子可选，这皇位怎么轮，也轮不到赵琅头上。

他眼眶微红：「我知道，阿满。可即使再难，我也想一试。所以，你等一等，倘若我功成，我娶你为后。倘若我败了，我的头颅将会送给你，不管你将来嫁给谁，它都将成为你加冕桂冠的筹码。」

我明白，他言语间丝毫不肯透露他查到了什么，是想将我置于他的庇护之下。

一片苦心孤诣，又何忍辜负，我垂眸低首，哽咽道：「好，我等着。」

短暂沉默过后，他笑了，声音极好听，犹如金玉碰撞：「走吧，我送你回府，好好睡一觉，今日你谁也没见，什么也没听到。记住，我只要你好好的活着。」

回到丞相府，天色已向晚，一进我的小院，就瞧见宋清乐倚坐在我院子里的花架下。

「哟，回来了，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，我原先怎么没发现，妹妹这般长袖善舞，还练就了一身四处爬床的本事。」她虽笑着，眼神却极其阴冷。

我不想过多与她纠缠，直言道：「今日之事，原是太子将我错认成姐姐，拉我替你去跟别人赔不是。我呢，也是识时务的，知道争不过你，若六殿下真能娶我为正妻，也未尝不可。毕竟，当个闲散王妃，总比在东宫仰姐姐的鼻息强。」

我知道她不会去与太子对质，是否错认一事。按照她的脾气，觉得我能攀上赵琅，是极大的福气了，知足也是应当的。

果真，她站起来，横眼警告我：「咱们最好是井水不犯河水，别叫我再看见你勾引太子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」

我挥了挥衣袖：「慢走，不送。」

待她走后，我泡了个热水澡，躺在床上，却怎么也无法入睡。赵琅的话，无数次回响在我耳畔。

作为两世唯一的挚友，令我纠结的不是该不该帮他，而是我所知有限，不知该如何帮他。今日之事，打草惊蛇，太子日后势必会处处提防他。

所以，我不能跟太子划清界限，我得查明他与北胥人到底在谋划什么？

如果我能成功让皇帝将矛头对准太子，那么赵琅的胜算就多了几分。

主意定下之后，我很快便睡着了。

第二天睡过头了，尚未清醒，就听见丫鬟在说，太子来访，请二小姐也去花厅一叙。

前世，太子来相府，为了避男女之防，也有这种拉我作陪的情况。所以，我没多想，故意慢腾腾收拾，耽搁了些时辰，才去花厅。

还未进去，就听见宋清乐在说：「日已中天，殿下在这里用过午膳再走吧。」

太子答：「不了，等江烟来，我把东西给她了，我就走。」

宋清乐语气讪讪：「什么东西这么神秘，由我这个姐姐转交，殿下都不放心。」

「既是给她的生辰礼物，自然是当面给她比较郑重。」

屋内陷入沉默。

我脚下一顿，无比震惊，太子这样大张旗鼓地送礼给我，等于公然打宋清乐的脸。他到底想干什么？

嗅到火药味，我正准备开溜，宋清乐的贴身丫鬟锦书瞧见我了，故意大声说：「二小姐来了。」

宋清乐的声音紧跟其后：「二妹终于肯露面了，不然就枉费殿下的一片心意了。这么早就备下的生辰礼，可得当面拆开，让姐姐也瞧上一瞧才是。」

的确，我的生辰还有几日才到，为了避嫌，丞相和夫人特意将我的生辰往后挪了一些时日。

这下，没法躲了，我稳了稳心神，走了进去。

为避免落下私相授受的口实，我真的当着她的面打开了礼盒，是一份点心。

宋清乐一脸鄙夷，我尚未开口，就听见太子在一旁说：「这是桥市许记的合江小米糕，适合酒醉后食用，养胃。」

他这话一出，宋清乐脸又绿了。

而我端盒子的手，也忍不住抖了一下，太子这是来清算昨日我冒名顶替宋清乐的账来了。

10

我看了一眼盛怒的宋清乐，也看了太子一眼，想不明白前日还在为宋清乐闹事而烦忧的他，为何会做出这种故意挑事的举动。

宋清乐没等到场面话，只得假托身体不适，拂袖而去了。

我亦起身准备离开，太子却叫住了我：「烟儿，你不代替姐姐送我一程？」

他故意把代替二字咬得极重，眼神挑衅，这是在等我就昨日之事给他一个解释。

我也索性一屁股坐回椅子中去，坦然地看着他问：「太子哥哥是如何发现我的？」

他伸出手，在空中虚划一下，然后嗅了一下：「第一，你姐姐最喜欢金缕香了，无论是新做的，还是新买的衣服，不熏香，是不可能穿上身的。第二，在你姐姐眼中，谢玉倩就是一个草包，场面上来往无非是做戏，私下里绝无可能相约。而昨日，两样大忌她都犯了，我倒是很好奇，你对她说了什么。」

我放下盒子，从腰间取下飞凤玉道：「太子哥哥可别小瞧了姐姐对你的爱意，女人呀，为了打击情敌，为了抓奸，什么都做

得出来。」

这话合情合理，他探不出什么，只是换了话题：「那你不妨跟我说说，向来乖顺的你，昨日为何要冒险伪装成清乐？」

他眸中隐藏着一丝狠厉，声音低沉，像极了训斥阿金的情形。

阿金是他养的一只哈巴狗。

我佯装不知所措地揪着玉佩的绳子道：「不装成姐姐，你的人怎么会放我进来？我喜欢的人，出入风月之地，我想一探究竟，又何错之有？往常不敢，是因为我在暗处，如今有了倚仗，自是要争一争的。」

他研判地看着我，仿佛我戴了面具一般，要将我看得透彻。

良久，才哈哈一笑：「有你这般绝色佳人，为我争风，我自是高兴的。」

突然，他话锋一转：「只是，烟儿，我要的是坦诚相待。所以，往后别再我跟前装出一副柔顺天真的模样，比起那样的你，我更喜欢浑身上下都透着精明气的你。」

这话我没法接。

他也不介意，继续说着：「你比你姐姐聪明许多，宫宴和昨日的事，你临危不惧，急中生智，这般应变能力，非寻常女子可比。你可知，昨日我明明识破了你的身份，为何还让你进屋见你本不该见的人？」

我摇摇头，隐隐有些不安。

「因为啊，我就是想拉你下水。宋江烟，你听好了，我想娶你为太子妃，这次是认真的。」太子似笑非笑，不紧不慢地说：「你比你姐姐，更适合做东宫的女主人。她太过骄纵，善妒，而我与丞相府联姻，只是第一步，往后，会有更多朝臣的女儿，入东宫为妃，她容不下她们。」

我心下一惊：「那我姐姐怎么办？」

他俯下身来，深深地看着我道：「很简单呀，你与她有同样的容貌。她不是先前冒了你的聪明才智，才成了京都众口相传的第一闺秀吗？如今，你要么冒回去？要么让她心甘情愿入东宫为侧妃？」

这下，我总算明白他为何要大张旗鼓地对我示好，敢情是想挑拨我与宋清乐的关系，让我为他所用。

我摆摆手道：「不可能，且不说她是我长姐，就我那丞相爹爹对她的多年宠爱，也绝不会容忍我做出这样的事来。」

太子笑了：「她身后有丞相，你身后可有我。」

他挑事的态度，再明显不过了，我直截了当：「太子想做什么？」

他也收敛了笑意，「烟儿不妨告诉我，你在做什么？」

见我不打算开口，他也不做纠缠，一边起身，一边说：「你不想说没关系，反正我是什么意思，你过几日就知道了。但是有

一点你要记住，宋江烟，我赵乾想要的人，谁都抢不走。」

这话不假，他的确是个能说到做到的主儿。

接下来一连几天，都有从东宫送来的礼物，明面上是我和宋清乐都有，实际上，给我的礼物，比给宋清乐的更花心思一些。

这让宋清乐火冒三丈，丞相和丞相夫人，也接来警告我，胆敢搅合了姐姐的婚事，定叫我没好果子吃。

我知道，相府里肯定有太子的人，大抵是觉得铺垫够了，太子又下了最后一剂猛药，要在东宫给我办生辰宴。

11

帖子送到相府时，宋清乐直接开砸，上手的不管是茶碗还是花瓶，都往我身上招呼。一通发泄过后，丞相和夫人又轮番训斥我不知廉耻，竟想破坏自己亲姐姐的婚事。

当日下着大雨，我就跪在雨中，直到他们骂累了，便叫人将我拖下去关在房里，扬言我胆敢踏出房门半步，就会和我断绝关系。

我身着湿衣坐在地上，心想丞相一家可真经不起试探，太子还没怎么着，就全员龇牙咧嘴，要食我肉寝我皮了。

当晚，宋清乐用迷药迷晕了我，将我绑到相府的柴房，狠狠地用沾了盐水的鞭子，一鞭一鞭地抽在我身上。

她像疯了一般，厉声骂着我，数落着我的聪慧，让她人前风光，人后担惊受怕。就盼着能嫁给太子，当上太子妃，我却不知死活地要往上凑。

这场景，像极了前世在死牢里，她给我上私刑的夜晚。不同的是，我的心里再也没了委屈和害怕。

我咬着牙，眼神带着快意，对她说：「宋清乐，能亲耳听见你这些年活得不够舒坦，我真的很开心。你说对了，我就是厉鬼，来找你复仇的。失去太子宠爱，只是第一步，往后，你还会失去更多！」

她红了眼，一鞭子劈头盖脸朝我抽来，我偏了偏头，鞭子落在下巴至脖颈处，火辣辣的疼痛似潮水漫过。

宋清乐在叫嚣：「给我划花她的脸，卖到最下等的窑子里去，我要她这辈子都生不如死！」

很快，我被蒙了眼，捆了手脚，关在马车的后箱里。

只可惜，宋清乐没能如愿，因为马车出府没多久，就被太子的人拦下了。

他亲自将浑身是血的我从马车里抱出来，有些心疼地抚过我下巴那处伤痕：「这打得也太狠了些，差点破相了。」

我冷笑着回应：「这不就是太子想要的效果吗？我身上的伤口越多，伤得越重，我说的话，在皇上那里就更有分量。」

说话间，他不小心碰着我腰上的伤口，疼得我倒吸凉气，问他：「什么时候能进宫？宋清乐在鞭子上沾了盐水，再晚一些，伤口化脓后会留下疤痕。太子应该不想你的太子妃满身是疤痕吧。」

他仰头哈哈笑着，甚是得意：「放心，我已安排好了最好的太医，只待你指证宋丞相通敌叛国，意图谋反，便会给你最悉心的医治。见到父皇，知道该怎么说吗？」

我点点头：「在宫宴上死去的北胥间者，是丞相送进东宫的。他不仅想掌控太子，更是在府里偷藏了北胥死士，意图行刺谋反。我在府里发现他和北胥亲王几单的来往的书信，被丞相抓住，严刑拷打。拼死逃出，遇上太子施救，才得以撑着一口气面圣。」

这是我与太子达成的协议，他得知皇帝疑心他与北胥间者有关系，决定弃车保帅。断了丞相府这只臂膀，移花接木，迷惑皇帝，以图下一步计划顺利实施。

而我，想借此机会，站在太子集团最中心的位置，谋定而动，一举在皇帝跟前拆穿他的阴谋。

为此，他以我为引，做了全盘谋划，着人在丞相书房密格里放了他与几单来往的书信。并且，让几十个死士假扮成北胥间者，偷偷潜藏在丞相府内。

皇帝听了我的陈词，气愤异常，立即着禁军统领带人，协同太子去丞相府搜查。人证物证齐全，加之丞相的确与北胥人有来往，见攀咬太子也无用，只得束手就擒。

宋丞相谋逆一案，第二日便传遍京都，皇帝下令三司会审，在铁证面前，也基本上是走个过场。

宋清乐也跟着被下了刑部死牢，而我，成了大义灭亲的巾帼英雄。

太子趁机向皇帝请旨，要娶我为太子妃。皇帝同意了，准许我在东宫养伤。

因着我的功勋，以及即将举行的太子和太子妃的大典，皇帝特赦丞相谋逆一案的案犯罪减一等，男子死刑改流徙苦寒之地三千里，女子没入官籍，终身为奴为婢。

我在太子的陪伴下，亲自去了牢里，将这结果告知宋清乐。

她像疯狗一样朝我大骂：「宋江烟，你不得好死，你以为攀上赵乾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就飞上枝头变凤凰了吗？你等着，等他利用完你，照样会弃你如敝屣。」

我看了太子一眼，笑着问她：「姐姐不妨好心告诉一下，太子是怎么利用你的？」

她正想开口，太子一把捏住她的下巴，厉声道：「我能保你活命，已是仁至义尽，别不识好歹！」

宋清乐恨极，张口狠狠咬在他的虎口处，太子一下一下地击打着她的背部，她都不肯松开，直到挨了一记窝心脚，仰面跌倒在地。

她呵呵笑着，鲜血从唇角溢出：「赵乾，事到如今，我才知道，我做的最错的一件事，就是听你的话，假扮成宋江烟，去皇帝跟前替你打探那所谓的贼人的身份。若非如此，皇上怎么会这么轻易地就信了这个贱人的话！」

原来如此，太子弃车保帅这步棋，最初的引子，竟是宋清乐。她假扮成我去皇帝跟前试探时，就在皇帝心中埋下了疑虑的种子。

而太子，是在宋清乐告知他皇帝让我在查北胥间者一事之后，才起意将我拉入这局中的。

不得不说，他这步棋，走得绝妙。

不仅成功洗脱通敌谋刺嫌疑，又彻底斩断我的羽翼，让我往后不得不依附他而生存。

毕竟，说我大义灭亲只是粉饰太平的词，实则，在众人心中，我就是个为了荣华，连至亲之人都不放过的屠狗辈。

这样的人，别说是太子妃，就是当了他的皇后，也只是任他拿捏的泥人一个。

宋清乐还在骂着：「赵乾，你这忘恩负义的鼠辈，你忘了当初，你如何求着我，让我替你拉拢爹爹，扶你坐上东宫之位。我告诉你，你为了当上太子做下的那些勾当，往后我会一桩桩地宣诸于……」

她的话停住了，不可置信地看着赵乾手中，自她胸口穿透而出的刀，拼尽全力想抓住赵乾衣袖的手，最终也没攀上。

一旁的狱卒在问：「太子殿下，这……如何处置？」

「畏罪自杀。」赵乾冷冷地抽出刀，扔在地上，转身走了。

踏出死牢的那一刻，我看了一眼悬在西天的半轮残月，像极了前世我死的那晚，最后透过窗棂看到的月亮。

12

钦天监定下我和太子大婚的日子那天，赵琅闯了东宫。

当时内务府司衣局的宫人，正在给我和太子量缝制喜服的尺寸。

太子听见门外嘈杂，撇开宫人就将赵琅挡在了门外，他笑意盈盈：「六弟这是来给为兄道喜的吗？」

赵琅隔着人群望向我，一步步走向他：「二哥，那日在南曲艺馆，我告诉你我有一个心仪已久的姑娘。你曾说过，若她家世才貌与我相配，你会做主替我去跟父皇请旨赐婚。此话，可还当真？」

太子脸上的笑意已讪讪，大抵是笃定他这懦弱的弟弟，没胆量在人前公然拂他的面子，便朗声答：「那是自然。」

谁知，他话音刚落，赵琅的手已指向了我：「她！臣弟喜欢的人，就是她！」

人群开始议论纷纷，他们的目光在我和太子，以及赵琅身上来回梭巡。

太子恼了，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责问：「六弟可知自己在说什么，她可是我即将过门的太子妃，你的二嫂，父皇亲自下的旨意。宣旨的宫人尚在，需不需要再重读一遍给你听？」

赵琅红了眼，扑通一声跪在太子跟前，拱手叩头道：「臣弟只知，宋江烟已与我私定终身，我们两情相悦。今日来此，是求二哥成全我们。」

这话，无疑是让太子陷入夺人所爱的境地。再往下说，还能引出更多猜疑。

太子气极，揪了赵琅的衣领，要带他去皇帝跟前说理。

我站了出去，柔声对太子说：「此事既然因我而起，请太子给我点时间，让我跟六殿下谈谈。」

太子点了点头，愤愤然离去。一众宫人仆婢，也都散去了。

偌大的东宫大殿前，我站在廊檐下，他跪在殿前的台阶下，这么近，那么远。

我终究还是亲手扼杀了他所有的期待。

眼前的人，容颜如玉依旧，但眸中星辰，已然黯淡无光。他强忍痛楚，哽咽着：「阿满，你说过，你会给我时间，证明……」

我抢断他的话：「证明什么，证明太子不可嫁？那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你可嫁吗？且不论你能不能在朝堂上胜过太子，只说我韶华易逝，我就等不起。更何况，我身处险地的时候，是他救了我。」

一滴珠泪自他眸中滚落，瞬间浸入石阶，他说：「阿满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竟会在相府遇险……」

「够了，别说这些没用的。」我转过头，不再看他，只是冷声道：「如今我大婚在即，不求殿下你的祝福，但求别再相扰，让我落人口实。」

他颤抖着声音说：「好，阿满，今日一别后，长珏会将你从心中摘去。这是我娘亲留给我的遗物，她曾希望它能戴在她的儿媳头上，我将它赠与你，作为贺你大婚的礼物。此生，我亦不会另娶他人。」

遗物？我心底一惊，他母妃过世了吗？

「阿满，父皇已经答应我将母妃的骨殖送回南安下葬。你放心，我不难过，母妃她沉痾已久，如今又能得偿所愿回归故里，身为人子，我很欣慰。只是你的大婚，我没法观礼了。也许，我会就此结庐守在她的坟前，余生，你要多保重。」

我忍着没接话，良久，一声绵长的叹息之后，他的转身离去。

我待他脚步声远去后，方才回首，地上是一只粉彩珐琅金钗，一个构造精巧的神女，被一对彩色的翅膀拥着。听说那是南安国的守护女子的神像。

我将那支钗攥在手里，遥遥望着他一步一顿的背影，压抑得无法呼吸。

13

赵琅扶他母妃灵枢南下后不久，南安国又送来了两位年轻貌美的小公主，论辈分，她们甚至该叫赵琅一声叔父。

这两位小公主，与她们的姑祖母境遇颇为不同，一进宫就受封嫔位，皇帝更是日日流连于她们所在的双燕宫。

这个英明一世的帝王，在知天命的年纪，让自己深陷美人乡中。

从一开始的不上早朝，到后来的不顾南方洪灾，挪用国库银两，大肆修建行宫，与宠妃日夜饮酒作乐，败尽了人心。

太子就是在这段时间，大肆在朝堂扩张势力。

万兴二十二年，五月初三，皇帝在旧都康平的行宫落成。

皇帝十分高兴，下令百官前往朝贺，大庆十日。

旧都康平离京都只有两百里地，行宫是皇帝修建给自己养老用的，他准备禅位给太子，自己做太上皇。

但行宫的修建，规模行制都依照京都的大兴宫修建的，前宫后廷，百官府衙，一应俱全。

皇帝原本计划，庆典过后，就让百官入住行官府衙，管理家国之事。至于何时回京都，容后再议。

这足以证明，皇帝并非真正想放权给太子。

太子不想自己辛苦经营多年，最终只落得一个受皇帝钳制的小朝廷。于是，他趁皇帝出猎之际，联合北胥支援的两千死士，发动了宫变。

当太子的人，团团将皇帝围住时，他脸上的笑意藏都藏不住，仰天长笑：「父皇，你知道儿子等这一天，等了多久吗？」

皇帝沉着脸说：「你想要皇位，我可以给你。但你弑君篡位，此乃大逆不道，不怕遭天谴吗？」

太子哈哈笑着：「我要的是整个天下，我苦心经营那么多年，不是为了做一个受太上皇辖制的傀儡。父皇，退位就该有退位的样子，建什么行宫？你以为我会放心把你留在这里，容你卧榻之侧酣睡？」

不得不说，太子这个时机把握得很好，皇帝亲兵，皇城禁军，京都守卫大半尚留在京都戍守。

加之他在执掌朝政期间，又取得了东西御林卫营的领兵权，加上北胥的死士，足以在康平取得政变的胜利。

皇帝也笑了：「儿哪，你可知这世上有种刑罚叫捧杀？」

他话音刚落，身后的御用狩猎的皇家园林里，每一棵树上，每一丛深草里，一个个玄衣藤甲的军士现身。人越来越多，直至

将太子的人反包围在内。

领头是赵琅，他骑在马上，冲太子打招呼：「二哥，别来无恙。」

太子满脸惊疑：「你……你怎么在这里？这些人从哪来的？」

赵琅答：「他们都是我从南安带回来的，世代护卫南安皇族的月卫。几个月前，我扶母妃灵枢南下，带着父皇的手谕，与我的舅舅，也就是南安王达成协议后，这些人就秘密潜入康平了。」

至此，太子总算明白了何谓捧杀了。

这一局棋，从丞相府倾颓的那一刻就开始了。

从皇帝将我赐婚给太子，赵琅与我当众决裂南下，到皇帝纳宠妃，沉迷美色，修建行宫，放任太子扩张势力。

每一步，都是做给太子看的，他以为是他的移花接木之计起了效果，实则，是在诱使他暴露野心和势力。

眼下，他在康平谋反弑君被擒，京都，拥护他的外戚和朝臣势力都会被清算。

太子终究还是有一身傲骨，在兵败之际，自刎而死。

当晚，赵琅从皇帝的寝宫出来，我在月色下等他。我问：「皇上说什么了？」

他迟疑了一下，方才说道：「他说，他不会同意我娶你为妻，他甚至让我……」

「就说了这个？」我有些惊讶，他救驾有功，没有封赏说不过去。

赵琅看着我，「阿满，知道我南下这段时日，最担心的是什么吗？是你真的嫁了太子为妻。因为知道，只要你嫁了他，无论我再怎么努力，你都断无再嫁我的可能。」

「可就在方才，他说出要我处死你，让你以未过门妻子的名义，给二哥殉葬时，我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，此生，无论你是何种身份，是韶华还是老妪，我都要娶你为妻。」

他揪着我的衣袖，眼中泛着泪光：「阿满，其实我知道，父皇根本没有要立我为太子的意思，他打心眼里瞧不上我。但是他不知道，我可以什么都不要，唯独无法忍受他要你死。所以……」

他抹了一把眼泪，直起身来道：「所以我决定成为天下最有权势的男人，护你一辈子。」

我看了一眼皇帝的寝宫，所有的灯都已熄灭，寂静得犹如一个坟冢。

我将手绢递给赵琅道：「没关系，我叛丞相府，入东宫，都是为了让你得偿所愿。你能护我，我甚欣慰。」

史载：万兴二十二年，五月十二，太子赵乾在旧都发动政变，安帝受惊，于当晚薨逝，遗照传位于六皇子赵琅。同年，新帝登基，改国号长康，迎娶帝后宋氏，此后一生一世一双人，诞下四子三女。长康帝在位期间，励精图治，天下太平，百姓安康，盛世繁华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